時代日報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十八日 第九三七號（今日一張半售壹萬元）

時代書報社出版 發行人 姜椿芳

注意！ 高等皮鞋 康福 大方 舒服 經濟 實惠 南京東路一二三號四川路角

ABC 乾餅 果糖 迎歡人人，盒禮種各 售均店商果糖餅乾各及司公大各市全 上海愛文義路 廠

義大利今開始大選
昨日法西斯份子火炬遊行
數十萬軍隊警察劍拔弩張
人民陣綫大會到處遭破壞

〔聯合社羅馬十六日電〕義大利競選運動已成尾聲，投票將於十八日舉行。現有三十萬以上武裝軍警晝夜戒備，保證選舉時期之「治安」。

〔合衆社羅馬十七日電〕義大利政府十六日宣佈給予所有工人爲期三日之大選假期，俾所有工人皆能於十六日參與此次大選以抉擇共產主義抑「民主主義」。大選前夕，政府力促各地安定，並下禁酒令二天。惟氣候似轉不佳，可能下雨，果爾則將有助於共產黨票數，蓋共產黨者，大事訓練有素，雖風雨亦不致放棄其投票權也。競選已於十六日午後終止，惟千萬人民猶仍在通衢市集以討論大選。社會運動之法西斯份子利用反共之傾向，在羅馬及那不勒斯作火炬遊行，以爲競選之結束。同時軍隊盡皆全部出動，箭上弦，刀出鞘。

〔法國新聞社羅馬十七日電〕由義左翼人民民主黨陣綫在西西里首都巴勒摩所組織之遊行，十七日爲保皇黨用兩卡車衝散，不久後即發生機關槍向羣衆開火之事，傷一人。在他方面，義境安孔那城人民陣綫在召開一名爲爭取工作及自由之周會時，有一枚炸彈爆發，惟並未傷人。

〔法新社羅馬十六日電〕選舉熱狂今日已達高潮頂點，喀斯貝里總理在那不勒斯發表演說：斥責「義大利之布爾希維克化」，主張有實行馬歇爾計劃之必要，同時帝制派及梵帝岡亦加強活動，帝制派於喀斯貝里演說前數小時曾在那不勒斯舉行盛大之示威，二十萬人手持薩伏雅皇室旗幟，行經街道，高唱皇族讚歌及愛國歌曲，嗣往聆帝制派領袖柯凡利競選前最後一次之演說。義大利共產黨領袖陶格里雅蒂今日亦在那不勒斯召開大會，渠聲稱「美國欲利用西西里島作爲空軍基地，向一切歐洲自由人民投擲原子彈，美國應知義大利並非美國之殖民地」，又稱「人民陣綫在愛米利亞省，能獲票百分之七十，杜斯坎尼省百分之六十五，在其他北部義大利各省亦能獲票百分之五十，選舉結果必較社會黨與共產黨在一九四六年所獲者爲滿意」。梵帝岡利用教會機關報「羅馬觀察報」，號召一切天主教徒應投票選舉「決心保衛天父及靈魂權利之候選人」。共產黨領袖陶格里雅蒂今日又在羅約翰廣場召開大會，羣衆前往參加者甚多，但此一切現象至子夜以後將告結束，僅張貼標語者仍須進行二十四小時工作，迨至選期日羅馬街頭必貼滿各種標語，牆上無一寸之空隙矣。一般人以前咸信選舉期內將發生流血，但迄今情形良好，殊出意料之外。

美國空堡飛義示威
美英艦隊雲集義港

〔塔斯社羅馬十六日電〕「前驅報」昨天華盛頓記者電訊稱：美國超級空中堡壘航空隊今日可抵德國西部機場，在飛赴近東的途中，四月十八日，星期日（義國選舉日），將在義大利領空盤旋。那一天，美國轟炸機隊尤其要飛臨羅馬上空。該記者說：佈置這種飛行，是由美國國防部創議的，美國國防部人士要作此示威，藉此警告那些對於美國是否有能力及時用武力支持其政治行動一節表示懷疑的人士。」

〔塔斯社羅馬十六日電〕此間人士探悉：美國和英國軍艦向威尼斯淺水港集中。四月九日以來，已有英國「R九十哲維倭特」號驅逐艦及「八五〇」號美國驅逐艦在該處拋錨。四月十日下午，英國「勝利」號航空母艦也已開入該淺水港。應該指出：上月美國「八三〇」號和「八三一」號驅逐艦開到威尼西亞海面時，義大利報紙曾隻字不提，現在也決不刊載關於美英艦艇開進威尼斯淺水港的任何消息。

法共擬定內外決策

〔法新社巴黎十六日電〕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昨夜草定「國家幸福政治方案」七點，內有終止對越盟政府之戰爭，解放海外殖民地，解散「萬國」法國人民集合」之議會陣，及建設由共產黨參加之民主政府等項，並有決議案主張廢棄與帝國主義各國所訂各項條約，與中歐各國建立商業關係，減輕軍費，改編陸軍，又主張法國積極參加蘇聯和平力量建設民主世界和平之各種努力，並保衛法國對安全和德國賠款之權利。共產黨領袖抨擊美國之帝國主義，謂其目標乃欲利用馬歇爾計劃在其霸權下陷各國人民於對蘇戰爭中。

蘇電台責美干涉義選舉

〔合衆社倫敦十六日電〕莫斯科電台十六日晚指控美國由於義大利選舉日接近，正在增加其干涉。英美艦隊正在義海港及水域集中。該電台又引述波斯頓論壇之稿件，證實美國曾以金錢接濟義右翼政黨反對共產黨。

安理會通過計劃
制止巴埠阿猶衝突
蘇聯代表譴責美方壓迫猶太人

〔合衆社成功湖十六日電〕蘇聯譴責美國之巴勒斯坦休戰計劃，認爲係對猶太人施予壓迫。十六日並堅持巴勒斯坦之分治計劃仍生效力。蘇聯代表葛羅米柯在安理會之夜會上宣稱：蘇聯希望聖地停戰之計劃着重於停止一切軍事活動，而非停止政治活動。

〔聯合社成功湖十七日電〕聯合國安理會經五小時半之最後辯論，已於十七日上午兩點十九分，以九票對零票表決巴勒斯坦停戰案，蘇聯與烏克蘭兩國棄權。表決後兩分鐘即行散會。停戰條件之內容計有六點：（一）所有軍事行動，一律停止；（二）一切武裝及作戰人員，不論係個體或團體，亦不問其何自而來，概不得進入或協助進入巴勒斯坦；（三）各種武器及軍用品，不得運入或取得，或協助鼓勵其運入或取得；（四）聯合國大會未舉行討論巴勒斯坦之未來政府以前，不得作任何政治活動，以免妨害一方面之權利及要求；（五）與委任統治當局合作，以切實維持治安及必要之義務，與運輸、交通、衛生、糧食及飲水供應有關者，尤爲重要；（六）不得有任何行動，危及巴勒斯坦各聖蹟之安全，並不得妨害他人進至各神社參拜。以上各條，均經分別通過後，始將全案付諸表決。其派遣停戰委員會就地監視執行停戰命令之規定，已由最後動議予以刪除。蘇聯反對其中第三第四兩條，但未使用否決權。此兩條之表決爲九對零，蘇聯與烏克蘭棄權。此兩國代表雖作特別呼籲，要求一致，蘇聯葛羅米柯仍堅不讓步。惟其他四條均經一致通過。

戰訊

〔合衆社青島十七日電〕據本日此間消息，濰縣僅西市街戰繼續進行，國軍雖援部隊迫近城郊，急圖解救苦戰守軍。四塔城門全被共方佔領，共方昨夜猛攻達十次之多。城內大批建築物傳被共方砲火毀壞。據國軍方面消息，共方在過去十天中損失甚大云。據空中觀察，濰縣飛機場仍在守軍手中，惟在共方緊密包圍中。

〔合衆社北平十七日電〕本日此間盛傳共方部隊集中瀋陽週圍，準備發動決定性之攻勢。報載上月散布長春附近之共方部隊開始南移，進入瀋陽外圍，威脅國軍駐守之瀋陽與長城間公路走廊。來料瀋陽西面之法庫與新民將遭受攻擊。據官方報紙「華北日報」瀋陽電訊稱：國軍飛機曾轟炸共方後方根據地及交通綫，傳遼河口、海倫、敦化，均遭攻擊，卡車、火車頭，及火車傳有被毀者。共軍的出動表明他們正繞過長春。唯報載共方仍有大量部隊依然散布於長春周圍。

希臘法西斯又向阿國挑釁

〔塔斯社地拉那十六日電〕據阿爾巴尼亞新聞社訊：希臘保皇派法西斯在四月十三日和十四日，又向阿爾巴尼亞邊區作兩次新挑釁。四月十三日，從希臘飛來的飛機，侵犯邊境，在維瓦拉和斯提洛一帶，盤旋於阿爾巴尼亞領海上空。次日，希臘保皇派法西斯又在第四十號及第四十一號界碑一帶，用機關槍向阿爾巴尼亞境內掃射。這次新的挑釁，阿爾巴尼亞邊防哨兵並未還擊。

美竟拒絕公民投票

〔合衆社柏林十七日電〕德國共產黨要求在德國全境舉行公民投票，以測人民對統一之意向，十七日已被美軍政府所拒絕，且將稱德國人民不希望「經濟及政治奴役」。共產黨之要求細目尚未立即宣佈。同時德國報紙十七日載稱：蘇聯蘇柯洛夫斯基元帥赴莫斯科勾留七日後，已於十六日晚返抵波茨坦。

阿軍續開巴勒斯坦
猶軍擊退阿軍進攻

〔合衆社耶路撒冷十六日電〕阿剌伯發言人十六日稱：五千名訓練有素之阿剌伯「解放軍」業已自外約但越過約但河進入巴勒斯坦。該項軍隊並擁有重砲。阿發言人又稱：此項軍隊係在敘利亞領導者「阿剌伯解放軍」領袖伊氏服務外約但邊境軍歷十三年，於二年前退伍，官銜爲少校。[illegible]

〔聯合社耶路撒冷十六日電〕猶太公會發言人稱：猶太軍已將阿剌伯的軍隊逐出耶路撒冷與台拉維夫間公路上薩立斯村，並加佔領。阿軍切斷公路之重大企圖，已歸消滅。猶太民團司令稱：猶太軍曾擊退阿軍，但阿軍尚未敗北。

美阻南韓代表參加平壤會議

〔中央社漢城十七日專電〕據塔斯社平壤電訊，今日內中報導韓國各民主黨派之會議，因已獲蘇聯許可，將不顧美國反對，決定在平壤舉行，美方已於邊境之道路加強崗位，阻止南韓之代表前往北韓出席會議，但甚多代表業已抵達北韓。電訊內並稱：美戰艦一艘已駛抵南韓。

佛朗哥嗚不平

〔合衆社馬尼剌十七日電〕西班牙元首佛朗哥十七日會見馬尼剌記者時，稱西歐排斥西班牙於馬歇爾計劃之外，實屬「愚不可及」，又稱西班牙對參加聯合國不感興趣。渠稱多年來西國與馬歇爾計劃國家和平相處無間，且在戰爭期內維持中立，而此等國家大量援助前敵國德國，而西班牙竟遭遺棄之選。佛氏更否認西國爲納粹及法西斯黨徒之逋逃藪。

蘇英機互撞事件
蘇軍方發表聲明
英方阻撓調查工作

〔法新社柏林十六日電〕蘇聯發表正式聲明稱：迦多機場調查案，至今遷延未決，至屬遺憾，蘇聯願聽取英方所召之證人之供詞，但英國專家則避免檢討客觀性之文件，並意欲將科學證據，此舉殊妨礙聯合調查委員會之工作。英方要求蘇聯提交關於迦多機場擬稿案之文件，但對於蘇聯同樣之要求則避免提及，蘇聯專家認爲有進行聯合調查之必要，如因英方堅持其態度，則不能進行聯合調查。蘇聯有自行發表其所有文件之權。

特別情勢

〔合衆社華盛頓十六日電〕歐洲復興援助執行人霍夫曼十六日宣稱：關於援助中國現有特別情勢存在。[illegible] 觀察家正在注視美國援華進一步發展，並希望其一步驟採取後之發展，包括於霍氏之聲明中。

業已出版·本社新書·

闡述蘇聯勝利之路 當代重要歷史文獻

史大林論蘇聯偉大衛國戰爭

·定價四元二萬倍計算·

·慎重訂正 重排新版·

時代 第八年第十五期 四月十七日出版

目錄

義大利政權爲誰服務？（世界一周）
義大利大選前夕
佛朗哥的末日
戰鬥中的西班牙
國際反動派支持佛朗哥
西班牙社會黨的無恥勾當
劊子手佛朗哥
西班牙悲劇
烏茲倍克斯坦朝鮮人的「北極星」集體農場

本社新書

史大林與文化

蘇·羅果托夫著 賀依譯

日內出版

蘇聯情報局編

歷史的僞造者

中文本 英文本 即將發售 每冊三元五角

義外交政策與競選
眞理報分析現政府尾隨美國所造成的嚴重後果
並指責喀斯貝里等阻礙蘇義關係的調整

〔塔斯社莫斯科十六日電〕「眞理報」分析義大利選舉前夕的局勢，寫道：全部競選鬥爭，都以義大利戰後外交政策的總方向爲中心，這決不是偶然的。政府陣營，違反理性，不顧盡人皆知的事實，要以更加頑固的奉行今日外交政策路綫爲條件，來解除義大利危機，而人民陣綫，卻認定正是外交政策中的這種偏頗的方針，構成了今日支離破滅局面的決定性的原因和主要根源之一。

如不從相應的國家取得義大利工業所需要的原料，那末義大利本國差不多完全缺乏的那些原料，義大利工業就不能夠發展。反過來說，除非爲全國工業生產品確保一種穩定而夠大的市場，義大利的對外貿易也就不能夠發展。戰後義大利生存攸關的利益，需要她與凡能以原料供給她而又能吸收她的製造品的一切國家發展經濟關係。

然而，義大利統治階層人士，竟把義大利經濟的這些利益關係置之度外。他們奉行一味傾向美國的一種政策，無條件地把義大利國內市場供美國獨佔資本家自由支配。不久就痛感到後果了。然而，事實表明：美國獨佔資本家們，以有組織的方式，使義大利經濟喪失具有生存攸關的重要性的原料。正因爲這個原故，義國工業生產就日益萎縮，失業工人就日益增加了。同時，美國獨佔資本家們更極力阻撓義大利的出口貿易。一九三七年，美國貨對義國的輸入，比義國貨對美國的輸出，超過三千九百萬美元，而一九四七年，據發表的統計數字，美國貨對義國的輸入比義國貨對美國的輸出差不多超過五億美元了。參照這些事實來看，誰能否認，義大利的統治階層人士，不奉行一種符合國家利益的外交政策，卻採取了使國家甘受那大事宣揚的馬歇爾計劃的束縛，使義國經濟實行「美國化」，放棄獨立自主的權利，而出賣義大利的國家利益。一九四八年二月二日締結的美義「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使美國享受到廣泛的權益，以取得並開發天然資源，並有在義國經濟的漫無限制的機會。義大利統治階層人士簽訂了這個條約，就更將「美國化」政策變成他們今後活動的指導原則了。如果把美國獨佔資本家們關於「援助」的虛僞辭令撇開不談，就會看出？原來不是美國幫助義大利，而是由於嚴重的義大利經濟紊亂，受到若干義大利大企業的經濟，使了。美國以小麥與煤斤運送到義大利來，這一件事特別令人信服地證明了上述結論是正確的。

義大利政府本來有一切機會可以向蘇聯和波蘭購買小麥和煤斤。而且條件比向美國購買要有利得多。然而，這個政府竟頑固地把這種機會置之度外，寧願以過高的價錢付給美國出口商，付出過高的價錢去買不合算的美國運來的東西，這樣增加義大利經濟的重負，而使義大利的商船生意蕭條，這一種偏頗的政策難道與義大利的國家利益符合嗎？但是，義大利統治階層人士也許會採取若干步驟，要與蘇聯締結協定，而蘇聯反應不佳嗎？不，實際情形並不是這樣。只是到了一九四七年底，喀斯貝里政府，這才認爲有把調整義蘇經濟關係問題提出的必要。蘇聯政府當即聲明準備在莫斯科接待義大利代表團，來談判並締結關於經濟及商務問題的協定。而且，蘇聯政府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其致義大利政府的照會中，指出：義大利政府在談判的議程上列入關於締結通商與航海條約的問題，「作爲以對兩國有利的方式而謀商務關係之發展的一個正常的基礎」。但是，甚至在這以後，義大利總理喀斯貝里，外長史福查，以及義國政府的其他代表人物，竟仍舊繼續妨礙調整蘇義經濟關係問題之積極地解決。他們拖延同樣的目的，更發表聲明，曲解蘇聯對於蘇義賠償物資運交的義大利態度。蘇聯政府曾作絕對明確無疑的聲明，大意說，在討論賠償問題時，關於運交物資的性質及其時期方法，應依「遵守和約所規定的範圍」，而喀斯貝里和史福查竟將蘇聯政府的這種絕不遲疑的聲明置之不理，硬說蘇聯要使義大利在和約規定的時期以前運交賠償物資，然而，把義大利統治階層人士這種陰謀手段，對於事實的眞實暴露出來了。倘若喀斯貝里及其有關方面人士果有誠意，想調整蘇義經濟及商務關係問題，一定早在兩年前就已解決了，在這場合，義大利目前經濟情形一定會比今日實況要好得多啦。

半週軍事綜述

濰縣之戰

擔中周，戰事按既定方向進行，無重大變化。山東的昌濰地區之戰，看樣子已發展到一個很猛烈的階段了。陣線方面的謂濰林兵團，對安邱採「守勢」，對昌樂採「看守攻勢」，而集中全力攻擊濰縣，是有道理的。第一、濰縣是昌濰地區國軍最集中的一個地區，國軍駐守於此的「有生力量」，是這一個大「點」的三分之二（十四個路透），亦即是達兩個師之衆；還是「有生力量」的一個大目標。第二、如果濰縣被佔，昌濰地區就一切爲二，安邱、昌樂也就不能聯系，這是「完成昌濰地區之戰」所必需的。

據國軍方面報導：濰縣之戰大概開始於十二日，經過一天戰鬥以後，「北宮陣地已全燬一片焦土，國軍遂退守北關」（十五申報），接着，「戰事在城郊進行，十四日激夜展開外城攻守戰，除東關外，城西南北三關均陷於苦戰中」（十六申報），事實上，遭天早上，「北關已繼北宮之後被共匪攻陷，城東北角之西南兩關，亦均一度爲匪突入，發生激烈巷戰」（十四中央社），所以戰事已由「攻防戰」進入「巷戰」。這時候，「共方部隊已控制濰縣北門，城內全部動員參戰」（十五合衆），而「守將陳金城、張天佐，則聯電濟南友好，決以最後一寸土，最後一滴血，保守濰城」（十五申報）。戰事已到最後的階段了。十五日，「濰縣戰事到達最高潮，匪攻勢益烈，國軍據城垣苦戰」（十六新聞），「縣城更危急」（同上），據說，「若最近無援軍來救，情勢將更惡化」（十六新聞），顯然，這一場血戰快結束了。濰縣之戰結束後，「昌樂、安邱仍由國軍固守中」（十六新夜），這可能成爲下一個山東戰事的目標，由於這兩個地方跟濰縣不同，也許不必經過濰縣那樣猛烈的戰鬥罷。

中原方面

共方的「八方風雨會中州」，一度「會進至城外十里處」（十五申報），於是「鄭州守將孫將軍預言，共方將在三四日內攻擊鄭州」（十四合衆）。但，正如上次「綜述」所說，共方所企求的，主要恐怕還是一種「有生力量消長戰」，「攻堅鄭州與否，還要看對於有生力量消長上的作用來決定」。所以與其把「八方風雨會中州」看成是攻鄭州，還不如把它看成是一場大角逐，事實也正是如此，這場大角逐還在部署之中：「國軍已將其最精銳的第五軍、十八軍等三個軍集中於此一中原鐵路中心」了（十四合衆）。在共方，當國軍兵力向鄭州移動的時候，「陳賡匪部有了新活動，四、九兩縱隊主力，已向密縣、登封移動，陳毅匪部三、八兩縱隊則寇長葛、許昌一帶」（十五聯合）。[illegible]

華北東北

華北方面的戰局，正在共匪小股擾亂，補給作戰的階段，[illegible]（十五大公），不得休息，舊的損傷未復，新的大戰又將勃起。正在此時，華北戰場上，共方發起其他戰場的聯系起來了。[illegible]

倍林斯基
蘇全國籌備紀念

〔塔斯社莫斯科十六日電〕卓越的俄羅斯哲學家與文藝批評家倍林斯基逝世百年紀念籌備委員會，昨天開會，由蘇聯作家協會秘書長法捷耶夫擔任主席。會中討論關於烏克蘭、白俄羅斯、喬治亞、亞美尼亞、卡薩赫斯坦、拉脫維亞及其他各加盟共和國中籌備紀念事項的報告。烏克蘭作家協會會長柯爾湼楚克報告說：烏克蘭科學院，作家協會，都將舉行科學會議以示紀念。一切高等教育機關，都將宣讀學生論文以發揚倍林斯基的生平與著作。基輔大學及哈爾科夫與羅夫各地將開辦展覽會。倍林斯基的著作已譯成蘇聯民族的語文，並大量印行：一百五十萬冊倍林斯基紀念集，將在莫斯科用俄文印行。莫斯科也決定開辦大展覽會。

本市簡訊

★〔本報訊〕本市防疫委員會鑒於本市氣候乍暖乍寒，傳染疫病易滋蔓延，爰規定旅客購買火車票，概憑種痘證，並指派種痘隊駐各車站積極施種。北站自十二日開始爲旅客種痘，每日補痘者約七千餘人。迄今已逾四萬人。又DDT臨時噴射隊已成立，雇用職員十人，工友一百人，即日開始工作。

★上海郵政管理局爲便利本市郵區公衆交寄郵件起見，定於二十日起在閘北，楊樹浦，龍華，周家橋，江灣，市中心，浦東一帶，飭令信差於投遞信件時，兼售少量郵票並收寄平常信，各該信差所帶之信袋外面，均加印「出售郵票，收寄函件」字樣，以資識別。

★轉運商改善運費，路局[illegible]

★〔中央社本市訊〕政府近決定大豆，豆油，豆餅、花生、花生油、豬鬃、牛皮爲政府專管，由中央信託局以貨易貨辦理，[illegible]

時事雜感
·豐甫·

青出於藍

義大利的競選正在熱化的時候，最起勁的是美國，既派戰艦，又派超級空中堡壘，什麼威脅利誘的下流無恥手段都使了出來，而且還趁着義大利反動派發急乞援之際，想勸誘西西里島作爲美軍基地。一面放火，一面趁火打劫，這套強盜手段，比了希特勒，可謂青出於藍矣。

發財捷徑

美國「大空軍主義」派在衆院戰勝杜魯門總統之穩健主義，通過法案，規定空軍經費三十二億，擴充空軍至七十大隊。其實，因此而使陸海空三部發瘋之擴大，還是小事；蘇聯與世界民主人民也決不因此而驚愕。倒是美國人民血汗以納稅方式收入了反動派的手裏，現在以定製軍火的方式一轉手落入軍火製造商的手裏了。這便是戰販們的發財捷徑。

哀痛可知

西班牙的佛朗哥還未正式過繼到馬歇爾的名下，遏羅哈斯却又死了。[illegible]

極深殺機

美國的特務頭子希倫克洛特向衆院特種小組說，像哥倫比亞那樣的政變，隨時有在華盛頓發生的可能，而且他特別指出，這次哥京政變中被殺的自由黨左派領袖蓋丹，「有賴於我國之華萊士」。這話裏面是含有極深沉的殺機。

可以醒矣

上海又有一個美國人冒用了「American Legion」的名義向永安公司騙去了價值一億五千萬元的貨物，至今人贓未獲；美國總會已否認其事（見十六日大美晚報）。騙子年年有，今年特別多，而且都是花旗牌子。只因爲花旗牌子在中國人心目中太值錢了，便成了騙子的有利條件。迷信花旗者，可以醒矣。

在美國不斷加強控制下
拉丁美洲日趨落後

〔塔斯社紐約十六日電〕第三黨總統候選人華萊士，在波士頓舉行的競選大會上致辭時，特別抨擊美國對拉丁美洲的作爲，即以鉅款去武裝拉丁美洲各國。華萊士指出：最近消息表明：美國正進行秘密談判，以便「標準石油」公司重新佔奪墨西哥石油資源。[illegible]

一九四八年第一季 蘇聯國家計劃執行概況

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公報

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今天發表關於一九四八年第一季國家計劃執行概況的公報。在這時期中的工業，農業及運輸業的工作，以及主要建設工程的總體積，可用下列數字表明：

（一）——一九四八年第一季工業總產量計劃，各部會完成成績如下：

鋼鐵工業部百分之一〇七；有色五金部百分之一〇二；西部煤炭工業部百分之一〇五；東部煤炭工業部百分之一〇一；南部及西部石油工業部百分之一〇四；東部石油工業部百分之一〇六；電力廠部百分之一〇四；化學工業部百分之一〇九；電氣工業部百分之一〇八；交通設備工業部百分之一〇六；重機器製造工業部百分之一〇〇；汽車與曳引車工業部百分之一〇九；工具機製造工業部百分之一〇一；機器與儀器製造工業部百分之一〇七；營造及築路機器工業部百分之一一三；運輸機械工業部百分之一〇五；農業機械工業部百分之一〇三；建築材料工業部百分之一〇九；木材工業部百分之九四；紙漿與紙張工業部百分之一一二；橡皮工業部百分之一二一；紡織工業部百分之一〇四；輕工業部百分之一〇一；西部漁業部百分之一〇二；東部漁業部百分之一二三；肉類與製酪工業部百分之九三；食品工業部百分之一〇八；雜貨供應品工業部百分之九七；地方工業部及各加盟共和國的各燃料工業部百分之九九。

蘇聯工業一九四八年第一季工業總產量方案，已完成到百分之一〇二。

（二）——一九四八年第一季工業主要項目的生產量的成績：銑鐵百分之一三六，鋼百分之一四一，展壓五金百分之一四三，鐵軌百分之一五七，鐵管百分之一四一，銅百分之一三六，鋅百分之一五八，煤百分之一二〇，汽油百分之一二四，石油精百分之一三三，燈用石油百分之一二四，天然煤氣百分之一二二，電力百分之一一八，長途火車頭百分之二一一，長途貨車百分之一五二，電車百分之一八〇，卡車百分之一三三，載客汽車百分之二二〇，公共汽車百分之一九四，轆子軸承百分之一三九，鋼鐵工業裝置百分之一三九，發電能力在一百瓩以下的電氣馬達百分之一八七，發電能力在一百瓩以上的電氣馬達百分之一七八，特種複雜五金切割工具機百分之一四〇，水力洗鑛台百分之一六九，織機百分之一七一，農業機器百分之二三八，曳引車百分之二三七，曳引犂百分之二二四，曳引播種機百分之二〇三，曳引耕耘機百分之一四七，苛性蘇打百分之一三五，鈣性蘇打百分之一七一，礦物肥料（超燐酸鹽硝酸鉀）百分之一四八，綜合顏料百分之一五三，車胎百分之一六三，橡皮百分之二六四，木材拖運船百分之一四六，木料百分之一三八，紙張百分之一一九，水泥百分之一五三，石板百分之一四七，窗用玻璃板百分之一三五，製屋頂的軟滑材料百分之一二六，棉織品百分之一四四，毛織品百分之一三二，皮鞋百分之一一八，膠鞋百分之一四一，襪類百分之一三七，肉類百分之一一九，脂肪百分之二四二，植物油百分之一五一，魚類百分之一〇三，砂糖百分之八七〇，酒精百分之一四〇，肥皂百分之一五四。

一九四八年第一季工業總產量，整個說來，比一九四七年第一季增加百分之三二。

（三）——一九四八年第一季中，農業方面，是在比去年更高的水準上完成了春令田間工作的籌備事項。

（四）——鐵道上平均每日裝運量，一九四八年第一季比一九四七年第一季提高百分之三四。鐵道上平均每日裝運總計劃，在第一季中完成到百分之一〇三，而有些項目的裝運計劃沒有完成。商船貨運總量一九四八年第一季，比一九四七年第一季增加百分之六〇。商船超額完成全季貨運方案，即超過百分之十六。

（五）——主要建設工程的總體積，一九四八年第一季，相當於一九四七年第一季的百分之一一九，其中煤炭工業為百分之一二一，鋼鐵工業與有色五金工業為百分之一一二，輕工業與食品工業為百分之一一六，運輸業為百分之一二七，房屋建設為百分之一四〇。

（六）——向廣泛發展的貿易的轉變，是以去年十二月間政府施行的改革幣制和廢除食品配給制度為基礎而進行的。一九四八年第一季，食品和工業品在政府經營的和合作社經營的零售貿易網中，銷售額都已激增。一九四八年第一季和一九四七年第一季比較，麵包銷售額增加百分之七二，糖增加二點七倍，魚產品百分之二點五，脂肪百分之十三，植物油百分之一一，糖果百分之五七，穀類和通心麵百分之五二，棉織品百分之四四，絲織品百分之四〇。由於國定零售價格的減低，食品配給制的廢除和幣制的改革，集體農場和合作社市場上的物價，都已大跌，現在已經接近國定零售價格的水準了。結果，在一九四八年第一季中，集體農場市場上的物價，比一九四七年第一季，要低百分之六九，那就是說，物價降落三倍多。而在一九四八年第一季中，城市合作社市場的物價，比一九四七年第一季要低百分之五五，也就是說，降低了不止兩倍。

（七）——廣布的購買力，在一九四八年的第一季中提高百分之四一，這是食品和工業品國定零售價格減低，合作社貿易網及集體農場市場上的價格也都減低的結果。因為物價的降低和廣布購買力的提高，並因工資與薪水基金增加了的緣故，一九四八年第一季的實際工資和薪金，比一九四七年第一季平均已增高百分之五一。

以上對於物價降低和廣布購買力提高的概算，當然並不曾把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實行的，就是說，在第一季過去以後所實行的物價重新降低計算在內。

（八）——在一九四八年第一季中，蘇聯國民經濟方面所雇用的各工廠和各機關員工人數，比一九四七年第一季增加二百萬人，其中產業工人增加一百萬人。一九四八年第一季共有十五萬青年的熟練工人從職業學校畢業，並且被分派到工業和建設基址去服務了。大多數工業，都已達到了第一季計劃所規定的關於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目標。工業方面的勞動生產率，在一九四八年第一季中，比一九四七年第一季提高了百分之二一，其中機器製造工業提高百分之三四，鋼鐵工業提高百分之三六。由於配給制度的廢除，向着食品和工業品價格降低的轉變，以及廣布購買力提高的結果，流入工業中的人力隨之增加，並且全國各地勞動生產率也隨之提高了，工資基金因為每個工人產量的增大，也跟着增加起來，還有因為完成和超額完成生產規定而發的獎勵金也增加了。

（九）——在曾遭敵人破壞的地區中，一九四八年第一季的工業總產量，比一九四七年第一季增加百分之五九，其中銑鐵產量增加百分之七五，鋼百分之九七，展壓五金百分之一〇三，電力百分之一三三，水泥百分之六七。一九四八年第一季中，完成了在蘇聯那些地區中共達三十億盧布的中心主要建設工程，在這時期內，估計城市有地板面積三十五萬平方公尺的住宅，在鄉村中有九千所房屋，已經建造起來，或修理起來了。

（十）——社會主義競賽，在一九四八年第一季中，已在工人，集體農民和知識份子中間，在工業機關內，建設基址上，在集體農場上，在國營農場上，和農業機械與曳引機站上，廣泛地展開，要超額完成一九四八年——戰後五年計劃中具有決定性的一年——國家計劃中所預定的目標。（塔斯社莫斯科十五日電）

蘇聯作曲家第一屆代表大會

定本月十九日在莫斯科召開

將討論清算形式主義及發揚古典音樂傳統等問題

【塔斯社莫斯科九日電】定於四月十九日在莫斯科召開的蘇維埃作曲家代表大會，將為這一類的代表大會的創舉。蘇聯作曲家協會組織委員會秘書長赫倫尼柯夫，昨對消息報訪員發表談話說：蘇聯作曲家第一屆代表大會，將總結他們三十年來的工作，並參照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談拉台利的歌劇「偉大的友誼」而作的決議，來討論他們的問題。

這個決議，當使大家銘記不忘，曾經有一個時期在蘇聯作曲家中間發展的形式主義的傾向，並且給予已經進入衰敗階段的當代西歐及美國音樂的惡劣影響以決定性的打擊。

赫倫尼柯夫說：「蘇聯作曲家們當繼承古典音樂的，尤其是俄羅斯古典音樂的最優良的傳統，並且以我們社會主義時代要求的精神，來發揚光大這種遺產，而在他們的創作中發揮蘇聯民間藝術中最優秀的一切。」

「遵循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指示，蘇聯作曲家們極力要以所有一切類型的新的雄勁的音樂——歌劇，交響樂，歌曲等等，獻給蘇維埃人民。」

將有五百名代表出席這次代表大會，分別代表所有一切加盟共和國。

蘇聯作曲家協會組織委員會主席科學院院士阿薩菲耶夫，和赫倫尼柯夫，將發表主要報告。各加盟共和國的作曲家協會的代表們，也將分別發表補充報告。

這次代表大會將通過作曲家協會章程，並選舉中央理事會。

作曲家代表大會任務

「文化與生活報」專文

第一屆全蘇聯作曲家代表大會，四月十九日即將在莫斯科開幕，著名作曲家庫倫尼柯夫與柯瓦爾，頃在「文化與生活報」中發表專文，檢討行將舉行的代表大會的任務。

他們說：這次代表大會必將討論過去三十年來蘇維埃音樂藝術與批評之發展的成績，並將根據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談拉台利的歌劇「偉大的友愛」所作的歷史性的決議，來確定今後音樂發展的途徑。

蘇維埃人民，為戰後史大林五年計劃的偉大前途所感召，很自信地向前邁進，蘇維埃作曲家們的天職，便是要與人民並駕齊驅。

這次代表大會將聽取並討論一篇報告：「蘇維埃音樂藝術的三十年以及作曲家與批評家的任務。」

代表大會要將蘇維埃音樂的歷史及其現狀加以深刻的分析，要指出作曲家與批評家的工作方面的一切瑕疵和缺點，並且要規劃他們今後創作活動的道路。

代表大會中，對於音樂批評之發展的問題，也將予以極大的注意，這種批評應維護並發揚音樂中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之原則，這是為提高音樂文化而鬥爭的一種強有力的武器。

代表大會並將聽取各加盟共和國作曲家協會的報告，這些報告將分別敍述各加盟共和國作曲家們的創作活動，且將提出關於一種多民族的社會主義音樂文化之發展的問題。

這篇專文的兩位作者寫道：這次代表大會必將使各蘇維埃共和國的作曲家們，更加親密地團結起來，他們這次創造性的接觸，便是蘇維埃音樂文化更加繁昌的一種保證。（塔斯社莫斯科十四日電）

俄羅斯聯邦

超額完成第一季計劃

俄羅斯聯邦統計處今天宣佈：聯邦中全共和國的和地方性的工業，一九四八年第一季的生產方案超過百分之二，而總產量比一九四七年第一季增加百分之二十。合作社工業的總產量增加百分之二十一。一九四八年第一季中，投資額比一九四七年第一季，增加百分之二十。

國營的和合作社的零售貿易額，在一九四八年第一季中，逐月增加，三月份比一月份增加百分之三十四。

由於國定零售價格的低落，配給制的取消，以及幣制改革，集體農場市場上與合作社中的物價都已隨着大跌。

市區電力廠電力產量，已比去年第一季增加百分之十四。

俄羅斯聯邦中全共和國的和地方性的各經濟部門中雇用的工人與各機關員工人數，比一九四七年第一季增加百分之六。

在曾經被敵人佔過的地區中，地方工業和工業合作社的總產量，已比去年同時期增加百分之二十四。在這一地區內，一九四八年第一季中，已建築或重修的房屋，在城區有地板面積約估十五萬方公尺，在鄉區已有一萬六千棟人家，已經遷到新屋裏去了。（塔斯社莫斯科十六日電）

時代書報出版社

新書出版

蘇聯戲劇叢書

史遷普金

杜雷林著 磊然譯

定價三元·照二萬倍發售

蘇聯戲劇叢書預告

奧斯特羅夫斯基評傳 史坦因著 蔣路譯

俄羅斯演員論舞台藝術

葉爾莫洛娃

發行部：吳江路六十號

門市部：吳江路一〇五號 茂名南路八五號

蘇聯又一次減低物價

俄羅斯共和國財政部長馬卡洛夫的談話

自四月十日起，據蘇聯部長會議的決議，在蘇聯又重新減低許多工業及糧食品的統一零售官價。汽車，縫紉機，無綫電收音機，手風琴，照像機，鐘錶，香烟，馬口鐵，化妝香料等的價格，減低百分之十。小手風琴，腳踏車，玻璃貨品，飾魚醬，濃度酒，啤酒，都便宜了百分之二十。

廣大工人，職員，農民羣眾使用的物品，其零售官價都有減低。因此，蘇維埃國家是重新提高勞動者的實際工資和盧布的購買力。

在近四月的時光中，這已經是蘇維埃政府所執行的第二次大減物價。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實行了幣制改革及取消糧食與工業品的配給制度。同時，已經實行了統一減低零售官價。由於這種減價結果，蘇聯的勞動者在今年就得到了五百七十餘億盧布的純利。

取消配給制度及實行幣制改革，予國內一切的經濟生活以良好的影響。復興與發展國民經濟的速度是提高了。生活更見容易；國內的人民生活得更好了。幣制改革，以及減低物價大大地刺激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反映經濟建設成功

新的一次減低物價，反映了蘇聯在復興和發展國民經濟事業中的進一步成功。一九四七年蘇聯的工業生產，較之一九四六年，已增加百分之二十二。最重要的社會主義工業部門，根據今年第一季計劃進行得特別好。與一九四七年的同一時期比較，五金的生產是大大增加，電力生產，化學產品已顯著提高，煤斤和石油的採掘增加，汽車，拖拉機，車床，火車頭，車廂，農業機械的出貨都增加了。輕工業和食品工業，忠實地朝前走着。例如，紡織工業在一九四八年的頭三個月，比去年第一季多出了百分之四十七的綿織品，百分之四十四的棉織品，百分之五十一的絲織品。食品工業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一的植物油，百分之五十四的沙糖和精糖，百分之六十一的果品，百分之八十一的罐頭生產。

生產的這種加快增漲，使得國內貨物交易增加。例如，在俄羅斯共和國，二月份的貨物交易增加百分之十二，而三月份，較今年一月份，又增加了百分之三五·三。

所有這一切證明了蘇聯是順利執行了五年計劃的任務，及爭取五年計劃在四年之內實現所作忘我鬥爭的千百萬蘇維埃人的勞動，已收到了偉大的果實。

提高人民實際收入

這一次的減低物價，更加提高蘇聯勞動者實際收入的水準，提高了盧布的購買力。如所週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年度中，蘇聯的國民經濟，會受到大過一切其他交戰國家的最大損害。雖然如此，蘇聯也是第一個取消配給制度，及隨之後又作了第二次減低物價的國家。這是由於蘇聯經濟，蘇維埃國家制度的優點，及共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戰後和平發展的成功，才有可能。

蘇聯的商業發展，也是根據計劃執行的。國家擁有大批的重要貨品，及制定為了人民的利益的零售官價。蘇維埃國家就以此來影響合作貿易，以及未經組織起來的集體農場的市場，因此，合作社的價格及市場上的價格，常常保持在官價的水準上，甚至還低於它。

在資本主義各國所發受着經濟蕭條的背境上，我特別顯明地看見了蘇聯的成功。資本主義各國，目前的生產，或者是降低，或者是停滯，物價不斷上漲，供應標準日益減少等等。（塔斯社莫斯科專電）

美共歷史簡要

代表美國人民利益與杜魯門主義鬥爭

美國共產黨成立於一九一九年九月一日，以當時由社會黨中分裂出來的左派領袖查理士·魯登堡為首。同時另一社會黨左派的約翰·李德，也組織了共產工人黨。這兩個黨在一九二一年宣告合併，改稱工人黨。

一九二四年以後，它開始參加總統的競選。一九二五年開始在工廠細胞的基礎上來改造黨。但當時在黨內機會主義份子的阻擋下，黨的影響無法擴展。直到一九二八年，才清除了黨內的托派份子，并在一九二九年清除了右傾思想，正式改稱為「共產黨」。

一九三〇年時，美共雖然才有七千五百名黨員，但黨的影響已日益擴大，成為美國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視的力量。在經濟恐慌年代，美共為廣大人民的切身要求——爭取工人社會保險，給農人以特別援助，給黑人平等權利而鬥爭，領導罷工鬥爭，飢餓示威等。并協助工人建立了除「勞工協會」（這是為一羣女協領袖們所領導的職工組織）以外的另一工會：「產業職工大會」。

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美共積極的支持羅斯福總統的民主政策，幫助增強美國的作戰力，并且支持了羅斯福及其他進步議員的競選運動。

可是在一九四三年，美共又被當時的總書記白勞德帶上修正主義和機會主義的錯誤道路。他甚至主張取消無產階級的獨立政黨。一九四四年五月的美共中央全會，接受了白勞德的建議，宣佈把美共改為「共產主義政治協會」，并選出白勞德為主席。當時美共另一領袖福斯特曾於同年十二月致函美共全國委員會，反對白勞德的機會主義路綫，可惜當時只有一名黨員贊成他。

一九四五年五月，法共領袖杜克洛在美共機關報上發表了「論美共的解散」一文，嚴格地評白勞德的錯誤，這篇文章引起了美共黨內普遍熱烈的研究和討論。於是該年七月在紐約召開了緊急的全國代表大會，並通過恢復美共的組織。大會選舉堅持反白勞德鬥爭最力的福斯特等五十五名中央委員。但白勞德仍舊堅持他個人的錯誤觀點和路綫，於是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三日，美共全國大會正式宣佈開除他的黨籍。

去年九月初，美共又開除了以史密斯等人為首的一批左傾宗派主義份子。這些份子在召開緊急的全國大會以來，就用各種方式進行反黨活動，他們利用對白勞德主義的拒斥，而把自己裝扮成白勞德主義唯一真正的敵人，責備黨的政策和實踐，仍是「修正主義者」。以此來誣蔑和分化黨。他們在黨內組織小集團，甚至有些和黨的公開叛徒勾在一起，利用部份黨員對黨組織原則和民主集中制的認識不清，在黨內提倡小資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的「批評自由」，來達到進行反黨反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宣傳目的。

在清算了左右傾（右的修正主義和左的宗派主義）的錯誤中，美共已逐漸的鞏固起來了。目前黨的主席是福斯特，總書記是但尼斯。黨員數目比起戰前多了三倍，在美共影響下的產業職工大會也有六百廿四萬會員。在紐約美共出版有機關報「工人日報」及銷數三萬的機關雜誌「新羣眾」，但黨的主要理論刊物是「政治」月刊（但尼斯編）。

美共目前不僅在工人中，而且在報刊雜誌出版電影各業中也有相當的影響。

美共現在已成為反對杜魯門主義的可靠力量，為了擊退日益瘋狂的軍事的，資本主義的反動政策，獨立的美共向美國工人及一切進步人士提出了如下的緊急任務：把整個勞工運動的步調，和一切反法西斯和民主力量結合起來，一致地行動——從政治上新聯合鬥爭和工資問題的聯合行動中，促進全美進步力量的大聯合，組織一個廣泛的民主大聯盟，提出進步的候選人，用一切力量爭取一九四八年大選的勝利。

蘇聯對日帝國主義的鬥爭

為蘇日中立條約廢止三週年而作

M·馬爾可夫

一九四三年四月，日本駐德國大使大島將軍，對希特勒的外長里賓特洛甫說：『有一個事實是肯定的——過去二十年來，參謀總部的一切計劃都是為進攻俄國而擬訂的。』

一九二二年，當紅軍擊潰了日本干涉軍的時候，四年來以空前的殘暴蹂躪蘇維埃遠東的這些職業而且犯罪的匪徒被迫退出了蘇聯領土。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並未放棄他們的侵略計劃。當時在蘇聯報紙上所發表過的，而現在在日本戰犯法庭上提出來的日本的官方文件，用白紙黑字清清楚楚地證明：東京政府的目的總是『儘可能迅速地發動對蘇聯的戰爭，』以便『將整個遠東領土列入日本帝國的版圖』。

不顧根據一九二五年的恢復兩國外交關係而簽訂的蘇日條約所負有的義務，日本有計劃地準備對蘇聯的戰爭。一九三一年的侵佔滿洲，就是走向這個目標的第一步。日本人在中國的東北三省的領土上所建立起來的傀儡國，變成了裝備着完全新式技術的強大的軍事跳板。

被他們對蘇聯的仇恨所鼓勵，西方帝國主義強盜的政府非但不阻止日本在滿洲的侵略，而且還公開地鼓勵日本帝國主義者進攻蘇聯，眾所週知，因為被他們對社會主義國家的仇恨迷了眼的慕尼黑份子們對歐洲和遠東侵略者的縱容，世界各國會付出了極大的代價。祇有蘇聯，在遠東和歐洲給予侵略者的計劃以決定性的反擊。蘇聯變成了強大的防禦堡壘。蘇聯在保衛它的安全的時候，也就保衛了其他國家的安全。

日本帝國主義者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吞食，在一九三五年變得尤其猖獗。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蘇聯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簽訂了互助條約。一九三八年在哈桑湖，一九三九年在哈勒欣河，蘇聯軍隊給予了日本的武士道一個寄觀徹底的教訓。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並不放棄他們反對蘇聯的準備計劃。他們祇是把這些計劃延到一個更為有用的時機予以實踐。

在一九三六年日本和希特勒德國的盟約變成了匪徒的盟友之後，這兩個匪徒的計劃是配合的。隨後又有法西斯義大利參加的日德侵略同盟，追求着聯合進攻蘇聯的直接目的。日本的期刊『Dai-Lamondo』就簽訂『反共產國際公約』一事寫道：『因為蘇聯是一個極為強大的國家，日本不能單獨對它作戰，所以要跟一個也把蘇聯視為不共戴天之仇的國家締成同盟。』

一九四一年春季，當希特勒完成了進攻蘇聯之前後準備的時候，日本的外相松岡恰在柏林，而且他也獲悉了這種準備。關於這一點，他於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向里賓特洛甫保證說：『日本人一向是一個忠實的盟友，它將全部供獻給共同的事業。』兩個星期以後，即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松岡與蘇聯簽訂了中立條約。蘇聯同意簽訂這個條約，以便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擴大。但是，對蘇聯來說，這個條約乃是它的一貫和平政策的繼續，而對日本來說，這個條約乃是它的不義與陰險政策的繼續。

日本利用這個中立條約作為掩護其與希特勒德國聯合進攻蘇聯的準備的屏障。當希特勒德國一爆發反蘇戰爭以後，日本就與德國在柏林簽訂了一項協定。根據這項協定，日本應於莫斯科陷落的時候，立即進攻蘇聯。為着履行這項協定，日本參謀總部擬訂了一個進攻蘇聯的秘密計劃，用『關東軍特別演習』（日本關東軍的特別陰謀）的名稱。日本於一九四一年實行特別動員，到那一年年底的時候，就有一支配備着一千輛坦克和一千五百架飛機的一百萬大軍，已經配置在蘇聯遠東邊境上。

規定的日期已經過去，但莫斯科依然沒有向德國侵略者低頭。這就使得日本一再延遲了它對蘇聯的進攻。但是，日本的武裝力量，繼續在蘇聯的邊境上集中。[illegible]

[illegible]

一九四一——一九四四年之間，日本在遠東海面扣留了一七八艘蘇聯商船，日本給予德國侵略者以軍事援助。日本一面直接幫助蘇聯的敵人，——同時又和蘇聯的盟邦美英作戰。

所以，蘇聯政府關於廢止日蘇條約的決定，就是針對着日本的侵略政策。[illegible]

[illegible]東局勢的這個急劇的變化，帶來了遠東的和平。日本首相鈴木後來說：『當蘇聯參加戰爭，最後決定是否要繼續進行大東亞戰爭的時候已經來到了。』日本天皇已於八月十四日宣佈投降之後，在滿洲的關東軍被蘇聯紅軍徹底擊潰，官兵死傷和被俘共六十七萬四千名。[illegible]

論蘇聯社會保險

蘇聯「職工會」雜誌發表專文，論蘇聯社會保險事業的發展。蘇聯的社會保險是全世界上最進步的社會保險制度，而且是在原則上與資本主義國家根本不同的。在蘇聯，社會保險由各工廠，各機關負擔保險費，工人與職員不負擔任何費用。在蘇聯，一切工人與職員都享受社會保險。工廠工人在患病期間，按照他們的工資支付津貼，而且是職工會的會員，他們所得津貼是他們工資的百分之百。在蘇聯工作年數達到長期的多數工廠工人，都可得到平均工資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一百的津貼。

去年政府在這一方面就用去一百八十億盧布以上。

在蘇聯，各工廠與各機關員工，都有定期的休假，假期中工資照發。一九四七年，各療養院和休養所中已有四百五十萬工人和職員渡過假期，一九四六年是一九三〇萬人，一九四七年則增加到一百八十萬人。

此外，還有各工廠機關與各社會保險基金開辦的兒童營，每年有好幾百萬兒童在這裡渡過夏令營生活。（塔斯社莫斯科十四日電）

本社一九四八年新獻

蒙古人民共和國畫冊

名貴照片一百餘幀 三色版封面

全書均用道林紙精印 最新式裝幀

定價二十五元（照二萬倍計算）

業已出版

羅果夫主編

純文藝翻譯月刊

蘇聯文藝

第三十二期 不日出版

（此期中特載有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關於蘇聯音樂的決議及名作曲家普羅柯菲耶夫的自我批判的文字，希讀者注意）

本社出版

東南歐新民主國家

戰後東南歐各國產生的新型的人民民主政權，並非由工人階級聯合農民反對國內其他社會階層，以直接為社會主義鬥爭，而是由工人階級聯合農民，知識份子和進步的中等階級消滅大資產階級，以逐步走向社會主義。這是現階段以新方式處理民主問題的最好模範，本書以最新鮮和最完備的資料，從各方面詳細闡明這些國家如何運用這種新社會的新方式而獲致輝煌的成就。本書二十三大開本，都廿餘萬言。舉凡東南歐各國的社會政治組織及工農業改革等，除作有系統的詳盡敍述外，並以統計數字表明。

定價二元二角五分

新民主在東南歐

定價一元二角五分

鐵托元帥

定價一元二角五分

（照定價二萬倍發售）

總發行所

上海吳江路六十號

電話三七一五一

門市部

（一）吳江路一〇五號

（二）茂名南路八五號

新文藝

第十七期　每逢星期日出版

水客和工頭

風下之國散記馬來亞之什之一

山巴佬

在去新嘉坡的船上，我碰見了二位顯爲特出的人物：水客和工頭。

所謂工頭，大家是容易知道的；手工業作坊時代，並沒有這樣人物。有的是師父、夥計和徒弟。外國作風帶到中國來，工廠裏有所謂拿摩溫，造馬路，做房子有所謂老工頭。包工頭大概是中西合璧的貨色。一方面也有師父徒弟從屬關係；另一方面還有招請來的工人，而以他爲頭的。南洋如印尼馬來亞一帶，工頭叫做格伯拉，或叫孟陀爾。但中國人的工頭卻有特殊意義，他管理工人而工人卻又是由他販賣來的『豬仔』。或者，他專做『豬仔』販賣的，是個招工頭。

自然咯，大概是一九二七年以前；南洋一帶勞動力恐慌，變做勞動剩餘了。文明國家也文明一下：說販賣豬仔制度，有傷人道主義的精神，明令禁止了。我所遇見的『工頭』，也許是這制度的『殘餘形態』了。

水客這似乎是個陌生的名字。但郵局行政以外，老中國本來還有所謂民信局制度，專門有人爲人家寄遞信件，自己卸上車落船，寄帶些貨物。這大概是水客的一種。但南洋水客據我荒唐的考證：卻起源於明朝時候。你試讀一下馮夢龍的小說，有很多落第秀才無館養生，看到戚友之類，放了外省官員，想去投靠，做了幕僚；例如從江蘇到浙東，爲了盤費有着落，下船之前，辦了一批土貨，到埠後落宿下處，奔走衙門之餘，將土貨發賣。如果幕僚無分，也就再販當地土貨回鄉。這所謂「學而優則仕」，仕而不得則隱於商了。南洋的水客，大都是敎書不足以發財，做做水客而發登頭家之堂的。

當初我碰到這二位特出人物，並不明白其中底細，但覺得的確特出，也就深深印在我的腦子裏了。

現在閒話少說，書歸正傳。

卻說一九四一年六七月間，重慶政府密令香港領事館，不發文化人出國護照。而小可也在文化人之列，自然不好去新嘉坡了。再說，不知何年何月開始，新嘉坡殖民政府，限制華僑新客入境，一船多少老客票位，一定根規，老客票位就漲價了。於是有船掮客票，讓出老客票位，讓我這新客得趁大艙而溜口。票價比有護照出國而趁房艙的，還高過好幾倍，這也可說是兩國政府法令，對我這窮文化人敲了一大竹槓。眞是觸霉頭得很。

但我因此在大艙裏認識了一位工頭，並從工頭知道了水客的身分。

工頭方子明是船票掮客介紹給我的。十分好意，他托這工頭照顧我一路生活。工頭方子明有五個同伴，個個是靑壯好漢，鄉下種田的，其中有一個，年輕、身矮、圓臉；臉像黑炭球，我就私下給他一個名字：『黑炭球』，船開行時他就暈船了，仰躺在他們一羣的大鋪位上。鋪位就在甲板上。五個人閑坐着，中間坐着方子明，方子明是個長瘦身材的中年人，臉子靑黑色顴骨高突，鼻鋒如刀，凹眼，烏珠漆黑，威光稜稜，尤其是屹然抱膝而坐，眼看船外闊海空天時候，更叫人凜然不可侵犯。我的帆布床，緊靠在他們鋪位左邊。我坐在床上時，就感到他眼裏透出冷氣森嚴，叫我全身發寒。黑炭球暈船橫到在他身邊了。他彷彿並不看見，儘他要嘔不嘔的籲過着，沒融着，其餘三個，也木然坐着，彷彿他們不如比「木然」就不能顯出方子明的「屹然」。另有一位，四十開外年紀，弓背，猴子臉我也私下起了一個名字叫猴子阿伯。他閃着眼睛，看看黑炭球，也看看工頭，卻不說什麼，有時也把眼光盪到我身上——一臉的可憐的悲憫的苦笑。

我向工頭方子明提醒了：要他注意他同伴的苦痛，並且想用萬金油去塗他的額角，正當我俯身下去。方子明忽然轉過頭來瞧住我，嘴的發出一聲冷笑：

「暈船呀！管他什麼。」他冷生生地說。

「是新出門的吧，不慣坐船？」我停住，隨便問道。

「唔！」他哼了一聲。回頭再去看他的海闊天空。

「在鄉種田的吧！出門人，眞苦哪。」

他還就突然回頭盯住我，兩眼如同劍俠手中的劍光，呼的刺得我連打寒噤也來不及。他憤然地說話了。

「你說，他在家鄉有什麼好處，你說。打仗，拉夫，沒吃，沒穿，我給他們帶出來，還爲的情面呢。有什麼好作怪，暈船，能怪我嗎？——死豬，坐起來。」他對黑炭球叫了。「去，去到那帆布上躺吧，還會好一點的。」

他指的是我的帆床。我自然站起，讓出來。猴子阿伯的眼光閃向我來，帶笑地對我說：

「我不是方大哥雇來的，我是吃店家頭路的，在吉隆坡有我親人開鋪子。我是和方大哥同路的，但我——」

「有你的！」方子明又一聲斥止了他。猴子阿伯孩子似的天眞的話語就被打住了。

等到黑炭球爬上我的帆布床，工頭方子明站起來了。走到床邊，冷冷地站住，瞧着還爲暈船而苦痛的小夥子好一回，然後像對落在棺材的屍體唸唸有詞的道士似的說：

「祇有心作主。心裏一想，我不暈船，也就不暈船了，一個做工的就得學習這一着：我會吃苦，就什麼苦也吃得消了。祇有心作主，心呀！你知道嗎？死豬？再不然，你要想：在家鄉，打仗、拉夫、沒穿，沒吃的。現在有船坐，有吃，將來還有工做。比家鄉好。心作主呀！心有希望，船也不暈了。」

我在旁聽着，才知道工頭方子明，倒是陽明派正眞後裔，似乎他對黑炭球的訓話，非常有效。黑炭球靜靜躺住了。而猴子阿伯一干人等，也全從木然中奮震起來，有了一點生氣。

但我卻被罰『站甲板』了。

工頭方子明就有這樣一套生活作風。

但還不止如此呢，吃飯的時候到了，他照例一聲：『來呀！拿飯具去。』五個同伴一齊起身，奔向廚房去，第一次時候，我也想效勞：

「不用！叫他們帶來好了！」他止住我。「你有罐頭呀，在那裏？」他接着又問。不等我回答，他就從我帆布床下拖過藤籃去了。他一罐一罐的數一數。『海關檢查時，有偸去嗎？』他問我。『二十罐』他口氣似乎嫌少。放回去，留下兩罐，從自己包袱中拿出刀子，打開了。『拿去，用水溫一溫』，他又命令拿了碗來的同伴。

這命令的口氣，是頗爲特出的。一個好鐵匠，揮鐵鎚打在鐵砧上，沒有他結實和響亮。

不錯，世界上雖有一種人，平時不大談話，沉默是英雄的本色。他可聽着你侃侃而談，祇用眉毛掀動，表示意見，一到他說話時，那麼句句話就是條文，法律、命令。如果叫我們這位工頭方子明去管理國政，一定也是這樣一個大英雄。

我平生頗少嗜好，烟是第二生命，所以罐頭以外，也不缺少這一項糧食。工頭方子明並非禁烟主義的新生活健將，有烟是很要抽幾枝的，而且善於以烟敬客。第一次他自動拿罐頭後，第二次以至最末次，他不再自動拿了；

「吃飯了，拿罐頭來。」他這樣命令着。

第一次我敬過他的香烟後，他叫道：

「哦，前門牌！好烟。」

我回說道：「是朋友送的。」

「唔，」他應了一聲，之後，大概是本於「既是儻來之物，不妨共享受之」的原則，伸手便將我的烟聽拿過去，一支支分給他手下，再分給自己的嘴巴一支，分給自己二隻口袋三五支不等。有時留下個空聽，有時留一支給我。

他船上有些認識朋友，行過時，他拉住朋友坐下。就從我床上或盤裏拿出香烟敬客，一支支分遞着，每個人說聲謝謝。最後，也遞給我一支，我也說聲「謝謝」！

「別客氣，不算是上等烟。」

他於是一手按住他分剩的烟聽，和朋友談起家鄉話來了。

我並不痛惜自己東西，在後來幾日，我祇是担憂，沒有東西可供給了，因爲每拿一次罐頭或香烟，他總要往我籃子裏寂寂說一聲：

「祇剩這一點點了嗎？」口氣之中，似乎懷疑我有藏匿起來似的。這使我加重自己如何才能表示坦白的負担，弄到我的共產主義也行不通了。

第一個晚上，在我們同大艙裏，就發現一個特出的青年。

這青年有一付浮腫的靑黃色臉子。他和任一個搭客不同，不但有帆布床，而且有蚊帳，他還一套行李是非常齊全的，甚至帶有洗澡的鉛箱，他安排自己的床位，非常小心在意，我細細考察他，他最愛用鼓着嘴子吹，他衣上，床上，帳上，一切他自己東西上的灰塵，衣服被單都鋪得整整齊齊，偶然有人走過他床位左近，偶然手接觸到他的箱子和床單，他立刻會觸電似的站起來，用手帕一拍那被觸的東西，或者拉一拉整，或者用嘴子吹一下，這才放了他的心。

他愛洗臉，洗臉是輕抹輕揉的，一轉一轉他毛巾在他臉上做樣子似的抹，彷彿怕抹破自己臉皮，或者怕抹破毛巾。但抹臉的時候，還比用肥皂搓洗毛巾的時候來的少。大概抹一下臉總要搓洗毛巾下。這又可見他對毛巾的淸潔的重視。

他是有這樣的生活作風的青年。在人類中是可歸到仔細，小心，拘拘於小節的一門人物裏去的，用一個術語：則是具有小商人氣質。

但我們是不能小看他的，第一個晚上開始，他就用他發沙的聲音，背誦一樣的談他的抗戰理論。他的確熟讀了毛澤東先生的論持久抗戰，說來無不頭頭是道。他還拿鄒韜奮先生在華商報上發表的「抗戰以來」裏的故事，一件一件重述着。他更描寫着南洋華僑的抗戰運動。而大聲叫着：『華僑是革命之母』。他談話中有種特色：頌揚毛主席之後，一定要頌揚一下委員長，他從不在委員長之上加一個蔣字，表示他的親愛。稱頌一回朱總司令之後，他一定要稱讚一回陳部長，或者小諸葛等人。因爲非如此是不足以表示他國民的平等觀念。這作法，和那站在中間，向左打五十板，向右打五十板，接着指着自己的鼻梁，『你們都錯，祇有我對』，這一種中間超然派是不同的。對於僑領們，他不斷稱揚嘉庚先生，從不提起陳字，也時常稱文虎先生，一樣不用胡字，口氣中，彷彿他就是二大僑領的門下。

『那麼，汪精衛呢，你看他老人家搞的是什麼名堂？』有一次，一位胖胖的商人型的搭客對他問。

『唉！唉！這是過了時的人去談他什麼。』他爲難地說。

『人家說，他是和××唱雙簧的。』那胖搭客又追問一句。

『也許是唱雙簧，也許不是唱雙簧的，這是過時的人，不必去說了。』

『是不是漢奸呢？你不是說：主和者是漢奸嗎？』

『唉唉！這是嘉庚先生放的長程大砲呀，又不是我放的！』

顯然，包圍在這青年周圍的人們，對這青年的政論有些意見上的出入了。此後，每次談話，變做這靑年和那胖商人的論爭了。胖商人認爲抗戰總有一個和平日子，老打是打不下去的，唯一的理由是『咱們生活做不下去了呀！』而靑年則堅持抗戰到底，爲什麼呢？理由很簡單：各方面領袖都這麼說。這樣主和派和抗戰派就在大艙上混戰起來了。

終於在有一天下午，那胖商人下了一個結論道：

『不錯，你先生要抗戰，因爲你幹的是水客門道呀！仗越打的大，你水客生意也越興隆呀！你是教書教了絕路，操了這門水客好營生，我們呢，將來怕也祇有商店關了門，改做水客了。』

水客，還是怎樣一門生意，我不得要領，也就悶在肚子裏了。

有一天早上，船到新嘉坡，大概還有二天行程，忽然傳出在大艙間有個人死去了。死去的是個病老婆子，有二個女兒扶伴着她的；昨晚船上人已把她的屍體放在麻袋裏，丟下海去了。這是船上的老例，誰也不能非議的。我們工頭方子明可發狠了。

『該死！該死！連累別人！媽的，這兩位婊子幹的是什麼行徑呀。』

方子明發狠着急是有理由的，據大艙間的人，都是「不潔之物」。殖民政府的法令是：船到新嘉坡的，房艙官艙的搭客都可馬上登陸。不潔之物們會帶來傳染病，要到港口外一個小山上（也就是「水上牢監」之類。）去住上三天消毒。三天是例定的，但如果死了一個人，這證明不潔之物們確有毒了，就非在那小山上住上一星期，二星期，有時三四星期不可了。但還得相互担保，不要在小山生病或者死掉，否則，還可以用船送你回原路的。病老婆子的死，使全大艙人的未來運命，如何，大成問題了。

方子明就此發狠得特別狠；連牙齒也要咬斷了。

他打從自己鋪位站起，憂傷地踱向大艙中部去。我好奇地跟在他後面，看他在梯子旁吃食攤坐下，喝起酒來了。我上去，他白了我一眼。

『要喝酒嗎？』他問道。

『好好，也喝一杯。』

他馬上爲我點了幾樣菜，痛快地喝起來。對我一邊用眼示意，一邊說：

『就是我屁股後一對。』

我看去，是一對有說有笑的姊妹花。中年的危坐着，年輕的和一個青年男子打混着。他們在教學英文。男的向年輕那個女的說：

『你爲什麼要學英文。』

『你問我姊姊就知道了。』

『你姊姊有洋朋友，從海上來的？』男的，

『我扭爛你的嘴！』中年婦人示威地說，一邊又格格笑了。

『那麼，我教會了你英文，你就不要我做朋友了。』男的向年輕的調侃說。

『你說。你父親做生意，爲賺錢。我呢，學英文也爲賺錢，一樣的。』年輕的女子正經地回答。

『那就得看誰賭注下的大。』……

我不曾留意去聽他們。眼前的酒和菜已給方子明一掃而光了。

『去吧，上三樓去！』他似乎高興了許多，說：『我先走一步，你把錢回了吧。連我自已喝的和你一起喝的，都回了吧。』

這口氣就像我是跟在他皇帝後面拿皮包付錢的財政大臣。

在樓上，我們大家靠着船檻眺望遠方，方子明斷斷續續的說他的感想：

『人有什麼東西在肚子裏呢，』他感歎道，『一條條腸子。腸子是什麼東西做的呢？實際上就是錢串子。不像嗎？』他停了一停，眼睛依然看着遠方。

『一個人事情想急了，我們是叫肚腸子拉上拉下拉斷了。其實就爲的錢串子打算。』他還是眼看遠方說。

『不是嗎？』他突然轉向我問。兩眼就像法官審判罪犯似盯住我：『那我屁股後一對女人，是怎樣打算着來害我的，要在水上牢監多登幾天呢？家細窮，年紀輕、有色，一相好出賣。是鹹水妹，一定的。但生意經淡，聽說新嘉坡開來許多洋兵，一定有好生意。娘病了，等她死，在家裏，還要化棺材本。不如同上船，有網人，在船上一顆籤，會不死嗎？死掉了，蒲包一個，丟下海，還要葬實嗎？新嘉坡一上岸，二位都年輕，賣×也營得乾淨了。這打算，多精明。』

工頭方子明這一見解，着實叫我吃一驚。我知道，世界上儘有一種人，用自已的意見的刀，剝製現實的標本，轉過來，就自以爲他剝製的標本，就是活的現實，強迫人不使在標本與活現實之間有分別。我懷疑工頭方子明是這一類人物。

『不一定是這樣吧，人不會冷酷到這麼地步。』

我說道：『何况是母女的關係呢。』

他冷然發笑了。

『錢串子可不許人軟心腸。』

這句話又像鐵匠的鎚子打在鐵砧上，我沉默了。

『你們讀書人，不一定不要錢吧！你看那水客！也是敎書先生呢！但水客其實就是一個錢腸子。』

我不明白他的話，請他解釋，這才知道水客幹的是什麼一回事了。（下文接第六版）

羅竹如先生

阿波

我正預備在路邊涼亭裏坐下來休息，那條石凳上已經坐着一位約摸五十歲的人，身邊放着一隻小小的籐籃，他一打量便驚訝地站起，向我迎來：

「啊，你是何，何東元？」

我呆了呆：

『噢，你不是羅竹如先生嗎？』

他的細小眼睛漸漸靜圓，臉孔也終於堆滿了笑。他連連說這眞是巧事。接着我們幾乎同時都在蒙着厚厚塵土的石凳上坐下，誰也沒有抹去塵土的意思。

仔細端詳着這位羅竹如先生；另一位羅竹如先生，那是說許多年以前的羅竹如先生，又在我的記憶裏活起來。

羅竹如先生是我父親在一個小機關裏的同事，我有機會認識他，熟悉他，雖然不久他便「辭職」了。辭職之後他仍舊住在小城裏，我們幾乎每天都能見面。

「唉，就是這個古怪脾氣害了我！」

見面時，他照例一邊搖頭一邊這樣說。他所謂古怪脾氣就是不善奉承阿諛。而這就決定了羅竹如一生的命運。他沒有過榮耀；也和「得意」兩字無緣。在他的傳記裏，「幸福」兩字眼，也難得見到。

羅竹如先生當的是文牘，他有做文牘的一切條件，尤其是一手挺秀的書法。他工作得並不懶散。每天清早，他在家裏洗完臉，馬上上辦公處。傍晚在那裏用了晚飯，他回家，慢慢的像散步一樣，他是節儉的，（他不得不節儉），他捨不得抽一枝煙。我們都知道他有一個能幹的太太。能幹的女人往往缺少一種體貼，有點近乎潑悍。他的太太就是這種女人。我們偶爾到羅竹如先生那裏去，（在一座衰敗的大台門裏，他租有兩間房子），我們總可以看見他們倆的爭執。他的女人咬牙切齒，用一種恨之入骨的聲調罵着。羅竹如呢，從不回嘴，不反抗——他只是嘆氣，嘆不完的氣。

「……人家公務員都做生意，囤貨，呣，只有你，拿乾薪水，一個月銅鈿只好量五斗米，你難道還怕發財，男子漢！……」

這是羅太太的口頭禪。而羅竹如先生也正如他女人所罵的「無用」，除了拿筆桿的工作，幾乎沒有第二種工作再適合他的性格，適合他的才能。

有一次，我跨進他們的大門，堂前沒有人，一張八仙桌，兩隻茶几四把椅子，都蓋着薄薄一層灰土。一隻古老的鐘靜坐在靠壁茶几上，雖是下午吃點心時分，它的短針卻指在十二點上，一切都像等待着什麼空前嚴重的事情發生。眞靜呀，我幾乎聽得見自己的呼吸！我聞到一股藥氣，接着我聽見在隔壁（那是他們的臥室）有一陣咳嗽。

羅竹如先生出來了，看到我，並不招呼，在他的小堂前默默蹀了一圈之後，嘆了口氣，於是開口了：

「就是這個古怪脾氣害了我……」

這是他失業的第一天。他在主任秘書的暗示之下（其實是威脅之下）提出辭職，他還寫了一張辭職的簽呈，當然很快就批准了。我們在那張「批」上還可以看到這樣的文句：「……該員情詞懇切，姑准辭職。」唉，（這裏也容我嘆一口氣），羅竹如先生何嘗願意辭職呢，是那位主任秘書妒忌他的文才，利用職權給了他很重壓力，他不得不如此哩。

他離職以後，羅竹如沒有告訴他的女人，也要求他的朋友們千萬不要提起。她正病在床上。那天我是預備向他們辭行的，我有了職業，我要離開那個小城。可是，結果第二天並沒有動身，一直又耽了半個月。

在半個月裏我看他漸漸消瘦。雖然天氣一天一天冷起來，他的衣服卻越來越見單薄。那座古老的鐘也不見了。他的女人的病仍舊沒有起色，照他的話是：「窮人生了富貴病」。朋友爲他設法（他有的也是窮朋友），他都拒絕。醫藥費和一家五口的沉重負担，壓在他那瘦弱的肩上。他只是多嘆幾口氣，永遠木然的臉部，沒有什麼表情上的變化，不，簡直沒有什麼表情。

「唉，泰山可改，本性難移！」他的朋友們嘆息。

之後我離開小城，爲了生活，照家鄉的說法，是爲了吃飯，我跑到另一個遠方的小城裏，行前沒有和羅竹如先生見面，告別。

父親的信來了，在寫完米價油價之後，便是一些關於親友們的信息，也有關於羅竹如的。羅太太，羅竹如的女人，在耗盡丈夫最後一件傢具衣服，累得他喘不過氣的時候，戀戀的嚥了氣。據說最後她才懺悔似的向他說了一句永不在她口裏出現的話：「我對不起你！……」

不久羅竹如有了職業，在小城裏另外一個機關工作。照有些信仰命運的說起來，他的竹節命又挨過了苦難的一節，應該走到事事平順的坦途上了。此後有一個很長時期得不到關於他的信息。寫信去問，回信說他生活得同從前一樣。這「從前」當然是指他在辭過職的那個機關裏的時候。不過現在，屋子搬了，在白馬廟後，記憶裏我也看見那些不很體面的小屋。

一九四一年的春天，小城被敵人佔據了。經過一段使人焦慮的長時期，眞值得上萬金的家書來了。我用抖動的手將它拆開，用發顫的嘴把它讀完。先是生活的艱難，接着便是羅竹如的近況。他當然又失了業，他擺了一個香烟攤，他的第二個兒子幫他照管，而大兒子則在一家雜貨店裏學生意。說負担並不很重了，吃閑飯的只有一個女兒。同時信中連帶起那位主任秘書，現在他高升了，他做了僞縣政府的教育局長。

以後靜靜過了幾年。時間過得眞快，一年有時眞像一日。羅竹如先生在我的記憶裏，漸漸被時間的洪流沖淡。無意中想起他，也只當他過得很好，爲的是怕自己分担他的憂愁……

而現在羅竹如先生正坐在我的前面，並且滔滔的向我訴說別後情懷。他的光禿的額頭上沁出大粒汗珠，他毫不做作的用袖口把它抹去。

「何東元，我現在一無掛礙了……」

我以爲他將要說出什麼可怕的話，然而沒有。這算是他的結論。他的神情正像完成了一種艱巨工作之後的輕鬆。他送走了所有的兒女：一個草草出嫁，一個生病夭亡，一個被迫出走。

「我眞想不到，還要抽丁……」

這一句話，在我們坐下來之後，他講了不止十遍。他的大兒子，那個曾經進當鋪，買藥像一個傭人，而最後被送進雜貨店的老實青年，現在他也許已經在那塊陌生的土地上倒下了……

然而我卻沒有再聽到羅竹如先生的嘆息，他並不像從前那麼消沉。貧困和顛簸永遠沒有離開過這位忠厚人，可是現在他竟淡淡的微笑了，那樣倨傲，那樣矜持。

「陸先生，你那位姑爺很好罷！」

「好，好不出什麼花頭，苦籐終是結苦瓜的呀！」

他剛從他的女兒那裏來。在最近失業時期裏，他在他女壻教書的那個小學裏幫忙，而現在他又找到了吃飯的地方了，正趕着去上任哩。

「東元，我說人生是一條崎嶇的路，有些人平穩走着，有些人卻困難，我有一個怪想，」他笑了笑，用袖口又抹了一次汗。「我們是在抬着另一種人走……」

這還是從不在羅竹如先生嘴裏說過的話。

我站起來，說：

「走啊！時候不早了，走啊！」

羅竹如上城去，我卻是下鄉。一個長年客居他鄉的人剛剛重新踏上這塊熟稔的土地，你當然能夠想見是怎樣一種熱切的心境，我恨不得一腳跨到家。

他還留連在那條石凳，一直到我第二遍的催促。

「走啊！」他站起來。

媽，讓我走吧

戈風

媽，
我去了，天亮時
我走不了。

媽，
我眞的再也吃不下，
喉頭像梗住了一根骨頭，
想哭
卻又哭不出眼淚。

媽，
這點錢留着吧，
我懂得照顧自己，
用我的氣力
賺我的飯。

媽，
小妹妹別驚醒她，
明兒看不見我時，
哄她說，
大哥到城裏買米啦。

我不冷，我會
保重，
祇是你
這把年紀還得牽腸掛肚地，
眞叫我
放心不下。

媽，
別哭吧，
你還有二細紗未曾紡完，
把燈點亮，
讓我再聽聽紡車的歌唱。

媽，
讓我去吧，
天亮時
我走不了。

水客與工頭

（本文接自第五版）

原來水客是以華僑小商人、小販、苦力爲他生意的對象的。他向他們收家匯，把家匯集積起來，他買了一批貨，搬到國內埠頭或香港，出了貨，賺了一筆錢，再分發到各匯主的家族去。

『現在打仗了，人家就怕家匯遞不到，水客是同鄉人，熟客熟主，托相信，這筆生意也大可做了。南洋做這門生意的，大都是你們教書人，教書的，也是吃頭家的頭路。一月裏薪水有一定，沒有橫財可發，這可不必說了。而南洋學校薪水，全看頭家生意好壞。頭家生意壞，教書生意也越壞，這就只好轉門路了。還不是爲錢串子拉肚腸。』

我聽了，點頭大笑，稱道他見解的深刻。

『眞的呢。』他一聽到我稱道，卻反而以爲我懷疑他的眞理了。有的人，是愛聽別人否定的話轉而加強了對自己把握的眞理的。工頭老方似乎也是情願別人懷疑他，不信任他而才確信自己是十分堅強的人物。他又繼續說：『在南洋教書的，三年不轉商，是儍子；五年不轉商是呆子，十年不轉商是棍子，木頭一條——死人！死也回不到鄉下，掙個面子，我那個鋪主，也是個教書出身的呢。』

『哦，你是做鋪工出身的嗎？』我插嘴問道。

『做鋪工——我才不做工呢。』他傲然說：『我招工到鋪場去，這就是了。自然，你說我工頭也可以。』

就在那樣談過的當晚，我又聽到那大艙後部的青年和胖商人正行政治論戰了。這回他們爭的是南洋會不會打仗，胖商人主張：中國能和平，南洋就不會打仗。青年主張：中國抗戰把日本抗住了，南洋才不會打仗。正和一切的論爭一樣，最初從原則出發，之後到人身攻擊。胖商人又提到青年的水客生意：

『你是，水混有魚摸，你們做水客的就要時局亂，有好生意。平時呢，郵匯好了。』

這回青年就不甘示弱。他聲嘶力竭的辯，說：他做水客有什麼不好呢？匯款是包寄到的。匯款以外還可代帶些寄家的禮物。『兩地鄉情一手繫』他吟了一句詩，解釋說：他在南洋，向一個個不識字的鄉人，收家匯，代寫信，有時還用耳朵和眼睛收取僑胞一顆念家之情：這不是用文字寫得出來的，把錢帶到他家裏了。娘出來問：『××身體好嗎？』我說很好很好，臉色紅紅的，生活得怎樣的，我可說得一清二楚。娘沒有看見兒子，老婆沒有看見丈夫，我把話語來形容，彷彿兒子就在娘眼前，丈夫就在老婆眼前。大家都快樂得歡天喜地了。這樣合情合理的工作，難道是你專在算盤上打算子的人做得到的嗎？

胖商人似乎吃了一下悶棍，不能反駁他；論爭一時停止了。而在我的帆布床下面，那大鋪上，忽然發出褐喂長空似的一聲叫。工頭方子明坐了起來，拍拍我說：

『聽到嗎？好一篇乾淨的話，喝了血，抹抹嘴，說還是盡了人情呢。可是，我就不愛軟骨媚態，借好名義，去騙不識字的同僑做工人的錢。你知道，我是招工的，你說我賣豬仔也可以，政府現在在檳城要做什麼工事，你看到嗎？在上艙有個穿白西裝的，招了六十多個工人。也是買豬仔呀！可是我，領幾個同鄉出來，卻是同鄉磕頭向我請求的呢。』

他說了停一停，伸手向我籐籃摸香烟，打着火，抽了一口氣煙，然後，緩緩地說道：

『世界上，有二種賺錢法：硬賺和軟賺。硬賺是人求我，我可作得別人主。別人的命運在我的手裏，軟賺是我求人，低心下氣對情面。自己意思跟別人的心腸轉，不是拐，就是騙，還比討飯還可恥。噓！』

他把嘴子指向那個青年，長長地吸口煙，吐出一條條烟的龍。說句良心話，我不忍他對那青年水客這樣賤視和糟塌，那青年即使愛爭論——也許在他的本行上，嘴子磨滑了，不說話磨嘴子便不能過日子。——但對人是謙和體的。不管他認識不認識你，他碰見你時，總像在對你點頭，微笑。如果走在甲板上，打過照面，他總站在一邊，彷彿說：『請呀！你先過來，你先過來。』我就爲他的點頭，微笑和靠邊這樣地被招待過似的。他是慇勤，親切，和藹，小心，一切驚風浪，熬過苦生活的好心人。這一切，又顯然和工頭方子明的行動作了一個對比。

就是這樣，二位特出的人物的影子，叫我深深記住。

戰後的南洋情況大大不同了。因爲印尼革命，對外國的連系爲帝國主義所封鎖。在印尼區內，有不少人設起僑匯的行家，把僑匯集積起來，當作購買印尼土產的資本。衝破封鎖綫，在星州開起了偌大的九八行（出入口商號），發印尼革命財的可不少，而在馬來亞呢，產業不易恢復，失業潮水一樣湧出。到處是私會黨武裝搶刼。我不知道在那發印尼革命財中的有沒有我在船上遇見過的青年的一分，而私會黨中有沒有我們工頭方子明？……無論如何，這兩種人物是華僑社會直立起來的支柱，而現在怕也發展到最高階段了吧！

代郵

袁愷先生：大作「賊」在本刊第十五期發表了，因不知你的地址，稿費無法寄奉，盼即告知。

本刊稿約

一、歡迎短篇小說，散文，隨筆，報告，詩，論文。譯稿暫不收。

二、因篇幅有限，小說以五六千字爲最適宜，其他文好勿超過四千字。

三、來稿請用格子稿紙書寫。

四、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五、不用時須退還者，請寫就信封，並附郵票。

六、來稿信封上請勿寫私人名字。